

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女儿雀跃地从窝里跳出来大叫:“我们去《龙猫》啦!”电影院里温暖如春。大银幕前的女儿,一头扎进电影的世界,目光和情绪都随着龙猫的出现欢脱着,而我却陷入了回忆。

20年前,我就曾看过这部著名的动画电影。20年后再看,惊讶于自己丝毫不记得故事中有哪个生病母亲的角色。几年中母亲反反复复生病住院,带给这个家庭的影响不言而喻。可为什么整个故事看不到一丝悲伤?如果早十年,我会告诉你,因为那个故事出自孩子的眼睛,孩子的世界就是无忧无虑。可如今,已为人母的我,却留意到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源头——被呵护着的温暖的心。虽然迫不得已搬到乡间破烂的房屋,父亲会告诉孩子们“能住在鬼屋里实在是太棒了”,一句话就消除了所有恐惧;尽管没有看到“龙猫”,但父亲决不轻易否定孩子的想象;常年不在身边的母亲,也通过给大女儿梳头的举动向她传递“妈妈的爱不会缺席”“懂事的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爱”的信号。因此,尽管经

历着母亲病重、生活环境陡变,主人公姐妹眼中的世界依然那么美好。因为你若拥有一颗温暖的心,这个世界就是温暖的。

动完手术的那年冬天,我还处在“恐癌”的焦虑中,偶尔看看腰侧深红色隆起的刀疤,也会忍不住心

呵护一颗温暖的心

姚霏

头一紧。一个帮女儿洗澡的晚上,刚刚能说完整句子的女儿看到了我的刀疤,小心翼翼地问:“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解释手术,就告诉她:“这是‘哇哇’(上海童语中‘疼痛’的意思)。”女儿轻轻地“哦”了一声,伸手要来碰刀疤。“别摸,吓人!”我下意识地不想让孩子接触那难看的東西。女儿似乎吓了一跳,缩回了手,开始假装玩浴缸里的小黄鸭,目光却在刀疤和我的脸之间移动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问:“疼吗?”我略带苦笑地说:“疼啊。”女儿像是想到了什么,一个翻身,把小脸凑到刀疤前用力地吹了

吹,高兴地说:“痛痛飞走啦。”一个童真的举动,却是无比认真的表情。一瞬间,浴室里的热气氤氲成一股暖意,把我的心化开了。

多年之后的这个冬天,我给四岁半的女儿讲述了刀疤的来龙去脉,像是讲着我和一个老朋友的往事,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女儿若有所思地看着我问:“所以,你不会死了吗?”我想告诉她我也不知道,可说出口的却是“妈妈一定努力!”即使将来,我会和她解释死亡是自然规律,但这一刻,我只想让我们的心都温暖起来。

走出电影院,女儿问我:“那个妈妈的病会好吗?”经历了十几天的阴雨,上海难得露出了冬日的暖阳。“当然!妈妈一定会努力的。”我不假思索地说。女儿想了想,满意地点了点头。20年后,女儿或许也会和她的孩子一起看这部电影。到那时,她应该也能看懂故事里的悲伤和无奈。但我希望,她依然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她的孩子。即使生活让我们经历坎坷,也别忘了用温暖的心去对待世界。

“补课热”一直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有不少家长认为,人家的孩子都在补课,我们家的孩子不补课就输了。

孩子不补课就输了吗

王涵

正在筹拍的滑稽戏《放伊一马》写了一对夫妻,男的叫王成龙,开出租车,妻子徐为红,是超市收银员。她希望儿子王成要成为真正的一条龙,不要像他爸爸王成龙徒有虚名。可惜读初一的儿子期中考试成绩是“一片绿”:60.61.62。六六不大顺,妈妈要求儿子去补课:理由是“恶补底下出才子”。于是,王成每天放学后补两

节课,三个月补课费付掉不少,却换来期终考试成绩“一片红”。爸爸想打退堂鼓,妈妈却说:“你要补,他要补,我还要补。人家在补,我不补,我就吃亏。”

有这种心理不止徐为红一个。成绩差的学生要补课,成绩好的学生要锦上添花;成绩上去了,补课不可放松;成绩不见效的,也要坚持补课。补课是正课,不补课是反常的。放

生来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都要花时间。如果孩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听课,赶场子补课,做题做到12点钟,那是一种残酷的生活。孩子的成绩以剥夺睡眠时间来换取。高分的背后是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和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们无缘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们过的是不见阳光的生活,兴趣爱好全被剥夺,低头看手机成为唯一的生活调剂。

这个道理,有些家长口头上都懂,但是他们还是舍不得放弃补课,原因是担心别人的成绩上来,自己的孩子要输在起跑线上。家长把课堂当作一个赛场,把分数作为评定成绩优劣的唯一指标。人人想赢而不愿输,结果就把无辜的孩子绑上了一辆无奈的战车,推进了一场可怕的竞争之中。同学成为对手,学习为了分数。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绝大多数的补习是没有必要的。初中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这样的超前教学,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成绩的同时,既违背了教育规律,也扰乱了学校正常



冬雾雪

马蒋荣



前阵子,申城连续遭遇了几天大雾。有雾的天气确实让人头疼:不仅屋子里到处是湿漉漉的,而且外出困难,机场码头停航,高速公路封闭,马路成了停车场。特别是雾一般伴随着霾,使空气质量下降,走在路上的许多行人都戴上了口罩。作为老年人的我,也已经按照气象台“孩子和老年人尽量不要外出”的提示,开始关了门窗开了空气净化器“宅”在家里。医生告诉我们:在各种致病的气象因素中,大雾对人类的健康威胁最大,在多雾的气候条件下,咽喉炎、气管炎、结膜炎等炎症易发,雾中的一些病原体还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此外,大雾还会让情绪低落,雾天清晨晨练也最好暂停!

不过,“冬雾雪”!这美丽的句子,是我老妈在世时经常在冬天的日子里说起的,也许这是她过去几十年历经沧桑后的亲身体验,更是她对来日美好生活的期盼!

谁知,上海连续大雾后真有“冬雾雪”的出现:“薄雾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虽然雪下得并不大,但不由让人想起那些关于雪的名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那两天,朋友圈里都是沪人沉醉在白色世界的美妙赞叹。

上世纪初由“锦章书局”印行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卷一·天文篇”上的“雪花飞六出,先兆丰年”有一节介绍:“雪花,是雪飞成花,六出,是六个瓣子”,“六出”即雪花是由六个瓣子组成的。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早在赏雪景的同时观察到了从天空中纷纷扬扬飘落下的朵朵雪花是什么形状的,更观察到了雪花飘飘后,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冬雪历来都是被认为是祥兆,史称“瑞雪兆丰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祝愿不久将到来的新年会是个丰收年!这应该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不管老人还是孩子,大家共同的心愿!

生活也是这样,在遇到阴霾、彷徨、忐忑、困难的时候应当想到,风雨之后有彩虹,冬雾之后有瑞雪。



苏州河是连着家乡的,这是许多江浙籍上海人旧时的记忆。

小时候,我常去苏州河畔,看看外公、舅舅从家乡常熟划来的船只。码头十分简易,登船要小心走过又窄又长又晃荡的板条;波浪在阳光下明晃晃的耀眼,总让人有点揪心。船儿运走城市垃圾,送来蔬菜粮食。船行很慢,靠摇橹、竹撑,近100公里行程需行三天三夜,这是今天车行高速公路上,仅需短短一小时是根本无法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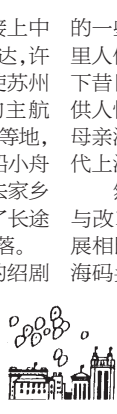
苏州河连着家乡,这份浓郁乡情,让我家也搬到苏州河边。现在河边已不见码头,但望着母亲河静静从窗前流过,这感觉还是挺美。

吴淞江因为直通苏州河,开埠后,被外国人叫成了苏州河;也因通苏州河,就连上了京杭大运河,连接上中国更多的城乡。早年,水路便宜发达,许多来沪闯荡的人都是坐船来的,使苏州河一度成了上海通往许多地方的主航道。如上海至杭、嘉、湖和苏、锡、常等地,均有客轮航班来来往往。河面上大船小舟穿梭不停,十分热闹。记得从上海去家乡常熟,坐船需要一天一夜。后来有了长途汽车、高速公路,内河客运才日渐冷落。

十多年前,我采访时82岁的绍剧艺术家六龄童,老人亲自带我去苏州河畔的福建路桥(旧称老闸桥)上转了一圈。他指着桥畔百年沧桑的老闸戏院说,这里就是上海越剧发祥地。剧院主人当年是他父亲、六小龄童的爷爷章益生。章益生曾站在苏州河畔,迎接过一群群坐船来自绍兴家乡的女孩,老闸戏院就成了她们亮相上海舞台的第一站。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等当年都在此唱红成名。徐玉兰、范瑞娟也曾对我说,她们都是13、14岁来到老闸戏院的。来自绍兴乡间的“笃班”“小歌班”,当年就是坐着乌篷船先后来到苏州河畔,渐渐地,就变成了上海颇有影响的越剧艺术。其实,许多剧种与越剧一样,也有在苏州河畔走码头的难忘经历。它们先后传入上海,不少都与苏州河有关。

码头今昔

俞亮鑫



与苏州河码头相比,黄浦江码头是连着世界的。当年上海的世界名人卓别林、爱因斯坦、泰戈尔、萧伯纳、罗素等,都是在黄浦江畔登岸的。而当年,像钱学森、李政道、李四光、华罗庚等科学家,也大多在此起程出海。1843年开埠后,上海成为中国最大港口,一直是中国联系世界的窗口。我党早期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任弼时、瞿秋白等都从这里坐轮船去留法、留俄的。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上海,也是在这一带码头欢送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这码头,成了当年中国青年向世界寻求真理、寻求科学的出发地。

如今,不要说苏州河畔的简易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就连河面上的船只也十分罕见。黄浦江畔的一些老码头,如今也变成了沿岸45公里人们可以悠闲漫步的红色步道,仅留下昔日码头上的铁墩、塔吊、货栈等遗迹供人怀旧。苏州河与黄浦江都是上海的母亲河,它们分别孕育了不同年代的近代上海和现代上海。

然而,无论是苏州河还是黄浦江,与改革开放给上海城市带来的飞速发展相比,如今都显得有点空间不够。上海码头从苏州河转向黄浦江,再从黄浦江转向浩浩长江,转向茫茫东海。如今,在大桥林立的黄浦江上,虽然大小船只依旧来回往复,川流不息,但吨位最大、入水最深的巨轮、集装箱船,已很难驶入黄浦江内的航道了。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已地处长江岸线,它弥补了上海无大型邮轮专用码头的缺陷。洋山深水港更深处茫茫东海,是它确保了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龙头地位。城以港兴、港为城用,上海的码头正越来越宏伟。当年苏州河上那些大船小舟,如今已变成了长江、海洋上的巍峨巨轮、庞大船队。

窗前,九曲十八弯的苏州河变得十分宁静,只有端午竞赛龙舟时会偶尔热闹一下。它像一位安静的老人,把忙碌让给了万里长江、茫茫大海。

的教学秩序。

那么,这场恶性竞争中的输家是谁呢?滑稽戏《放伊一马》里那个声称“白补也要补,不补白不补”的王成妈妈说,儿子最后不堪学校的重压、家长的逼迫、补课班的“留学”,选择了出走,骗子出笼,自己冠心病发作。经过各方的努力,王成回来了,妈妈后悔莫及,决定退出起跑线公司的补课。大家达成共识:放伊一马!因材施教,让孩子在阳光下自然地成长!

希望更多的父母亲都能想到这一点。



高原之歌

(油画) 曾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里每年有一两次挑石灰卖给四五十里远的遂川车坝等地,走的就是通往遂川的古官道。踏上古道,炊烟人家渐行渐远,只见参天的树木把古道遮盖着,树顶上投射来的光线忽明忽暗,古朴苍藤,虬枝盘旋,一路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悬崖峭壁,偶有溪流淙淙。古道幽幽,思绪自然穿越到几千年前,令人遐想。

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曾游历过永新,他肯定在古官道行走过。但他是游客,不是“扁担”。毕竟那个年代,在古道上无须挑扁担,只需用笔墨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文人是少数,行走古官道上的绝大部分是挑担负重,为谋生、为求学、为求艺的,其中有官府公差,放广鸭的、背木背竹的、挑板子的、贩盐的、采药的、捉石蛙的、求医的,还有郎中、小货郎、仙俚、先生、皮箩客、打柴、挑货等。短途长途,近程远程,嫁女娶亲的……无需避讳,还有报丧的、送葬的,甚至死亡的。因为当时别无它路,唯有古道。

官北人永远不会忘记,1945年“走日本”(日本投降,路过关北回国),小鬼子经永新翻岩石岭,由白沙、上坪到拿山村自然村稍作休整,经山陵楼进入季里坎后,分两路:一路由小通田南过狮子坳、小湖、大旺、新江

口、衙前、弯田圩至遂川;另一路,经五雷仙、下洞过高油岭、坳头、老屋下至大旺或新江口到遂川,而后经赣州南下广州集结,走的也是古官道。

在小通当知青时,多次见到邻县小湖老表用躺椅抬架,抬着病人,奔走在古官道上,翻山越岭到厦坪抢救;在关北工作时,几

古官道的沧桑

袁晓赫

次听到孕妇难产,因来不及抢救,死在古官道上的消息;听到最多的是每年夏季捉石拐(石蛙)的死讯,关北把捉石拐说成“拼命捉石拐”。石拐肉质鲜嫩,而且少有,它一般在山溪的石头底下,喜和蛇在一起,尽管捉石拐都会带上蛇药,但毕竟防不胜防,每年都有几例来不及赶到医院,在古官道上就毒性发作身亡的事故。

还有砍柴被蛇咬,采药时不慎掉下悬崖的等等,都因古道难行,未及时得到抢救,死在古道上。

求学也得翻山越岭走古官道。井冈山1958年前没有中学,1969年前没有高中,关

北的学子,还得自己担米、挑菜担书籍,沿古官道,翻岩石坝“上七、下八”到“闪里”求学。

民间大侠也肯定在古官道上出现过。小通邹桂信老村长(现93岁),曾经向我们“学”过一个“时文”:

古时,小通的下通大坪里住着曾、彭、刘姓三户人家。有一年干旱闹粮荒,曾家儿子曾棋禄因到太湖财主家抢粮分发穷人,被告到永新县衙。押进牢后,买通牢头,天暗后遁回家中,其母赶紧杀“鸡昂俚”(未生蛋的小母鸡)加冬酒大火闷煮。他吃饱后,连夜再下太湖抢粮。次日,天还有光,已神不知鬼不觉返回牢内应卯。曾棋禄再抢粮之事,太湖财主又告到县衙。可这次县官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夜之间,往返太湖、闪里(指永新县城)二百多里,除非神仙!”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其实,“闪里”——小通——太湖——“闪里”,远不止二百里,想必走还是走古道,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关键是吃了“鸡昂俚”,浑身是劲,再加上跑得飞快!

几千年过去,那些美味佳肴被沉淀下来,成了拿山老街的拿手菜。

十日谈

井冈山古道今昔 责编:贺小钢